

笑語溫馨燦爛·才識卓越宏遠

追憶蔣緯國上將的特立獨行(上)

●馮滬祥 (彩色圖照刊第三頁)

今(二〇〇七)年，離蔣緯國將軍過世已經十年了。

在這十年之中，我經常想起他，甚至常夢到他，即使在夢中，他也是永遠充滿陽光的燦爛笑容。

這正是很多人對他的第一印象：永遠陽光、永遠幽默、永遠溫馨，永遠讓大家如沐春風！

將軍一生多半在軍中，年輕時接受過完整的德國與美國軍校教育，中年後擔任過裝甲兵司令、陸軍指參大學校長，創立戰爭學院，長期擔任三軍大學校長(軍中重要將領均出自其門生)，後來調任聯勤總司令、聯訓

部主任，並任國安秘書長等。

有關他在軍中功績，不需要我贅言，自有其門生部屬說明；本文重點在介紹他晚年對國家的貢獻與精神風範，因為這些，都是我的親見親聞，我認為更能突顯他的人格特色。

全球推廣梅花運動

我從一九七八年底，蒙蔣經國總統邀請，兼任總統秘書，那時即有幸與緯國將軍結緣，但互動更頻繁的時候，是從他一九八二年完成《弘中道》，並推廣梅花運動開始。

一九八一年「中華文化復興委員

會」(簡稱文復會)成立了「推廣梅

花委員會」，主任委員是陳立夫。蔣將軍名義上擔任副主任委員，但實際工作都是由他推動，並由部屬姜亦青與范英兩人執行。

他完成《弘中道》大作後，即經常演講，闡揚中華文化裡「中道」的涵意，以及梅花精神。

他在三軍大學校長任內，也曾將「中」字嵌為太極圖，做為校徽，很能發揮其中深意，又很有現代的創意。

一九八四年開始，我應他的邀請，擔任「梅花訪問團」團長，經常到

香港、美國、歐洲各地，推廣梅花精神，並且弘揚中道的思想，至今仍然覺得很有意義、而且與有榮焉。

因為，「梅花」代表愈冷愈開花的精神，「中道」則代表中華民族的中心思想；蔣將軍晚年，經常用柔性溫馨的方式大力弘揚，很受海內外同胞的廣泛認同，並且得到熱烈的支持。

一九八四年國慶，我應邀任梅花團團長，組團到香港，拜會所有愛國的僑團，並且種植梅花，舉行「梅花之夜」。當天我先做簡短演講，闡揚中道思想與梅花精神，然後由眾多藝人演唱「梅花」等歌曲，宣慰僑胞。當天，還有鄧光榮等香港影視界共同參加，後來這就成為重要的模式。

那時我也常到軍中演講，幾乎走遍三軍基地與各軍事學校，大約也是同樣模式，由我先講演後，即有小型文康隊演唱勞軍。

在這之前，很多前輩先進，例如

李崇道博士等，也均曾應邀擔任團長，到海外宣慰僑胞，每到一地，均會種植梅花，希望做到「有土地，就有它」。李崇道那次是訪問美國國會，並致贈白宮梅花，至今仍在僑界傳為佳話。

我擔任團長時，除了論述中道思想與梅花精神，後半段多半由老牌影帝葛香亭組織的藝人朋友表演。葛伯伯早年參加裝甲兵，是蔣將軍舊屬，為感念他的重情重義，所以對他一直忠心耿耿。每次出團，他必定親率公子葛小寶與眾藝人朋友參加。他因德高望重，獲選為中華民國演藝工會「永遠名譽理事長」，我也有幸能多次親炙他的長者風範。

後來我們為了擴大陣容，創造了一個新模式，經常邀請聲樂家如范宇文、成明、張清郎等一起參加，共襄盛舉；另外再加國劇名角，如大陸「梅花獎」得主女淨角王海波反串包公，加上前輩蔣光超演唱「包公」連續

劇主題曲，形成更為多采多姿的特色。

因此，「梅花訪問團」在海外一直廣受歡迎，極具盛名；「梅花之夜」所到之處，總會用各種歌曲溫暖海外僑胞的遊子心，每次最後並大合唱「梅花」及「中華民國頌」做為壓軸，每次都會全場轟動，很多僑胞熱淚盈眶！此情此景，每一想到，至今仍令我心中感動！

我帶團期間，曾經訪問美國兩次，歐洲一次。其中巡迴到美國六大城市，行程非常密集。更緊湊的是一九八九年國慶到歐洲；行前預演由行政院長李煥授旗，到歐洲各國，則由我駐外代表親自接待，非常隆重。

當時我們共訪問了荷蘭、比利時、德國、法國、英國等國，每到一個國家，也都種植梅花，真是馬不停蹄，累得人仰馬翻；但大家心中都有一股愛國熱誠，所以絲毫不覺任何辛苦。

最盛大的一次，是在凡爾賽宮。

我們在花團錦簇的豪華庭院中，種植法國所沒有的梅花。當時政要雲集，盛況空前，巴黎中外報刊都當作大新聞。聯合報系王效蘭主持的歐洲日報，更是熱心全力支持，登得非常詳盡。

另外，我們在英國倫敦，舉行擴大的梅花之友會，也是盛況空前，人山人海。那次有范宇文教授、成明教授等聲樂家高歌藝術歌曲；另外，還有很多等知名藝人、加上帶動唱的戴老師，以及多位梅花小姐助陣，葛伯伯擔任榮譽團長，陣容空前浩大，內容也是空前精彩。

男歌星文章當時唱的，是蔣將軍最喜歡的一首歌，「古月照今塵」，令僑胞非常感動。

蔣將軍自己也很能唱歌，很有歌唱天分，並受過聲樂訓練。他特別喜歡有內涵的歌曲，例如「挑夫」，可說明共同團結、相互扶持的重要。再

如「你儂我儂」，代表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要能相互了解、相互尊重。

當然，更著名的是「中華民國頌」與「梅花」，當時伴隨所有民心走過艱苦歲月，成為海內外很多愛國同胞的共同回憶。

這兩首均由劉家昌原作，蔣將軍徵得劉家昌同意後，改寫成進行曲。「中華民國頌」，更因為歌詞涵蓋全大陸的錦繡河山，旋律又很悠美，所以名稱改為「中華民族頌」，在大陸也很流行。

蔣將軍生前跟我提過，他心中最喜歡的歌，是「古月照今塵」，因為這很能夠反映他的心志。只不過他提到前半段，「江山依舊，人事已非，已剩古月照今塵」太感傷，所以他更重視後半段，那就是要能奮發圖強，

「莫負古聖賢，效歷朝英雄，再造一個輝煌的漢疆與唐土」！這才是他心中深處的遠大抱負！

當時他還特別跟文章講，「長江

長千里」的歌詞恐有誤，應該「長江長萬里」；這些點點滴滴，都一直讓我印象很深刻。

很多人只看表面，以為蔣將軍愛與民間友人藝人唱歌，有礙軍人形象，其實不瞭解他心中深處的悲壯情懷，但他這種親和力與群眾魅力，卻更增加民間的聲望。他對所有批評也從不爭辯，仍然瀟灑的高唱「楚留香」，將心中孤憤化為飄逸的風采，後來他並以其中歌詞〈千山獨行〉，做為生前自傳的書名。

這令我想起李白的名詩：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，王國維評之為「寥寥八字，闢千古登臨之口」，這種沉鬱蒼涼的豪情壯志，才是蔣緯國將軍內心世界真切的寫照。

另外，辛棄疾有首千古名詞〈賀新郎〉，看似講浪漫情懷，其實寓意深遠，也很能象徵蔣氏內心世界：「將軍百戰身名烈，向河梁、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

衣冠似雪，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常啼血，誰共我，醉明月？」

尤其結尾兩句「不啼清淚常啼血，誰共我，醉明月？」更能表達他感懷家國之情。

當時我們每次訪問外國，都會全程錄影，把重要的各種拜會致詞鏡頭，以及「梅花之夜」全程，帶回來給他看。蔣將軍也都利用深夜比較空閒時候，從頭到尾看完。

有一次他跟我講，攝影鏡頭會晃，看得他眼睛都痛了，但是他仍然全部看完，心中覺得非常欣慰。

其實很多人不知道，蔣將軍在充滿陽光的笑容後面，經常有辛酸的一面。

以我親自瞭解的梅花訪問團為例，因為承辦人員揣摩上意，誤以為支持蔣將軍會得罪蔣經國總統，所以常在經費上刁難。

像我們到歐洲那次，直到行前，

經費都遲遲未撥，整整還差一百萬新

台幣，眼看逼得他要自己墊，我便主動向熱心公益的聯合報創辦人王愷吾尋求贊助。楊老很講義氣，立刻約我到辦公室，向我說：「這是國家應該出的，怎麼由緯國個人出？」然後他很豪爽的說：「你們先出發，我向外

交部說，萬一他們還不出，我來出！」

蔣將軍生前，我曾經向他提，等到兩岸開放，希望能夠有一天，組成梅花團到北京、南京訪問，他非常的同意，也非常的興奮。蔣經國總統開放大陸政策之後，我每次去大陸，行前行後都會跟他長談，他常說「很羨慕」，但終其一生，他因為各種因素，沒能再回大陸，可說一大遺憾。

等到我們風塵僕僕從歐洲回來，整個訪問行程都結束了，有關部門都還沒撥經費，我只好再向楊老說明，他也立刻告訴當時的外交部長連戰，才立刻解決經費問題。

一九九八年，將軍過世之後，我曾經應邀組團，在北京舉辦過一次「梅花之夜」，做為民間聯誼活動；主要心意之一，即以行動紀念蔣緯國將軍。

可惜的是，蔣將軍過世之後，整個梅花運動慢慢凋謝，直到台獨執政，因為「去中國化」的歪風，凡是與

後來，二〇〇六年三月份，我在立委任內創辦的「兩岸人民服務中心」，與南京相關部門正式合作，組團參加南京的「梅花節」；因為梅花是

「中國」相關的活動，都被打壓貶抑；甚至宣慰僑胞的歌曲中，還禁止唱「梅花」與「四海都是中國人」等歌

參加南京的「梅花節」；因為梅花是南京的市花，尤其中山陵的梅花五顏六色，百花怒放，是大大陸最大梅園，當時能順利促成兩岸梅花會合作，

在經費上刁難。有些人一方面批判當年戒嚴禁歌，

並在中山陵參加梅花節，梅花團眾朋

友都很高興，因為總算達成蔣將軍生前的遺願。

那次活動，是由台北市「梅花之友會」理事長李勝治率團，他經常出錢出力，支持梅花團活動，現在任天仁茶莊董事長，兩岸人脈都很充沛，為今後的兩岸共同推廣梅花，已經奠定良好基礎；深盼未來更能可大可久，共同弘揚中華民族的中道傳統與梅花精神。

邁向統一需要「水幫」

一九九三年二月間，蔣將軍在中曾經跟我講：

「滄祥，你看蓋棟大樓，除了要鋼筋、水泥、石子、沙子，還要兩樣東西，一是模板，一是水，我們有國父、老總統做為模板，但還缺水。今天更需要的就是水，才能把鋼筋、水泥、石子與沙凝固起來，整合在一起。只是，等到大廈完成之後，水就消失了。」

然後他說，他願意做這「水」，促進大家整合起來，邁向統一大業，但個人絕不居功。他稱此為「水幫」。

後來，立法院前院長梁肅戎聽了之後，連連說：「很悲壯、很悲壯！」但平心而論，今後兩岸真的很需要這「水幫」哲學，才能眾志成城。撥亂反正；蔣將軍這席話，可說一針見血，非常中肯！

一九九四年，李登輝身為總統兼黨主席，跟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，發表「台灣人的悲哀」，明確要走台獨路線，並污蔑國民黨為「外來政權」，當時很多忠貞國民黨員，心中很生氣，也很悲憤，可是如同同一盤散沙，無法相互整合，我親身所看到，就是蔣將軍用「水幫哲學」，默默努力，把大家凝固起來。

所以，他率先用行動出錢出力，不怕爭議，不怕攻擊，邀約很多大老，共同成立「新同盟會」。

一九九四年，「新同盟會」正式成立以前，很多重量級大老共襄盛舉，邀請我擔任秘書長，先積極找合適辦公地點。有一天，我從中正紀念堂旁邊路過，心裡突然來個靈感，好像這棟大樓裡面，冥冥中有股吸引力，要我進去看看。這棟大樓在愛國東路上，從頂樓可以清楚看到中正紀念堂，所以我就直接進去，問管理員有沒有要租房子？

結果，這位管理員講，他聽到「頂樓好像要租」。然後他立刻連絡屋主，果實在頂樓有空屋，本身大概有一百坪大，還有樓中樓與陽台共用。我去看了之後，心裡就想，「應該就是這裡！」

因為機會難得，我就當機立斷，馬上跟屋主口頭約定，願意租下來，否則很快就會租出去。但是，租完之後怎麼辦？當時屋主租金已經算我便宜，一年一百萬新台幣，但仍然是筆大數字。

所以我立刻就找蔣將軍，跟他說明這情形；原先我也只是姑且一試，結果他竟然立刻就答應，然後說，雖然他也窮，但是他會想辦法。

沒幾天，他請我到家裡，當面遞給我一百萬新台幣，我心中很感動，也很感慨，因為這真正是雪中送炭，也是「中興大業」、反獨促統的第一章啟動經費！

後來，「新同盟會」就靠蔣將軍的這一筆贊助，才能夠有個據點，凝聚各方人才，形成中流砥柱；他用行動證明，「水幫」不只是空話而已，他真正以毀家紓難的心情，在做救國救民的偉業！

但是，他自己從來不居功，只掛名榮譽顧問，後來的顧問群，還有立法院前院長梁肅戎、行政院前院長李煥、郝柏村等，並且公推許歷農上將擔任會長。

「新同盟會」這個名字，也是出自蔣緯國將軍；他提到國父成立「同

盟會」時，就是為了整合各個愛國團體（台灣抗日先賢蔣渭水，即為同盟會秘密會員），現在因為新的時代，有新的使命反對台獨、振興中華，所以可稱為「新同盟會」。顧名思義，這不是一個政爭團體，因為宗旨不在爭權奪利，而在救國、救民、救黨，是一個公開反對台獨的愛國團體。同年年底，李登輝輔選台北縣長時公開說，中國國民黨從現在起算，「只有兩歲」。

因此，蔣將軍第一個挺身批評，並發明一個名詞，稱李登輝是「兩歲黨」，與正統中國國民黨的一〇二歲，不能混為一談。

當時很多人心裡反李，但不願講、或不敢講，或不能講，甚至還有人認為蔣將軍太魯莽。但是事後證明，李登輝果真走台獨路線，很多教材也開始「去中國化」，他的批評完全正確！

一九九五年，蔣公逝世紀念日前

，將軍特別發表文章〈正統國民黨何去何從？〉文中公開批評李「兩歲黨」，並稱中國國民黨在不同時代，因不同的使命，有不同的名稱。最早成立「興中會」，以振興中華，這是第一代。革命快成功前，國父整合其他各方愛國團體，重新命名叫「同盟會」，這是第二代，在同盟會時期，提出三民主義，建立了中華民國。

建國成功之後，國父再改名稱「國民黨」，是第三代。後來因為袁世凱稱帝竊國，國父因應革命需要，再把國民黨，改稱「中華革命黨」，為第四代。等到成功之後，再命名叫「中國國民黨」，為第五代，一直到今。

因此，將軍認為，剛成立的「新黨」，原稱「新國民黨連線」精神理念才傳承正統的中國國民黨，可稱為「第六代」。

另外，他更以開闊的胸襟、與遠大的眼光，呼籲仍留在國民黨內的「

第五代」，與新黨「第六代」，加上留在大陸的老同志，今後合作為「第七代」，共同繼續努力，完成統一大業！

這是蔣將軍很重要的遠見與創見。他並強調，當時的抵抗李並不是一「主流、非主流」之爭，而是「兩歲黨與百年政黨」之爭；那更不是私人之爭，而是公義之爭，深具重大意義。雖然從表面看，好像功能有限，但從長遠看，卻深深令人敬佩！

很多媒體一直到現在，還把當時政爭，錯誤定位成表面的「主流、非主流」之爭，現在很清楚可證明，那是方向之爭、是路線之爭，更是國家前途之爭、人民福祉之爭！

蔣將軍在文中明白指出：

「百年老店已被清倉，今之當局已將百年老店剪成兩半，並且盜名自據，因而國民黨已經空剩老招牌而已。很多老黨員如果不能明察真相，仍然兀自效忠『兩歲黨』，誤認是忠於百

年老店，恐將會成為幫兇而不自知！」

然而當時，仍有很多人並未瞭解李登輝的真相，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後，李的台獨與黑金真相才昭然若揭，等國民黨中央開除李黨籍後，很多人才敢公開表達心中不滿。

相形之下，蔣將軍真正是先知先覺的智者，也是敢作敢為的勇者！很多人從前誤以為他只是「公子哥兒」，但在重大關鍵時節，他們反而噤聲不語，或者悄然變節，令人深深感慨，文天祥說「時窮節乃見」，真是千古不變的道理！

蔣將軍在構思這篇文章期間，曾經跟我談過，等完稿之後，還會翻譯成英文、德文、日文等重要文字。我認為這篇大作，證明黨魂未死，人心未死，是今後中國國民黨史裡面，不可或缺的光輝一頁，也是兩岸關係發展史裡，非常重要的一頁！

當時幫將軍翻譯成德文的，是正在輔大教德文的韓以敬教授，她的公

公，即近代史權威蔣永敬教授。蔣將軍還特別在圓山請她吃飯，當時小兒馮安華剛出生，我們抱在懷裡，應邀一起參加。此情此景，我的印象仍然很深。

新同盟會，是比新黨更早成立的政團，本身並不推出候選人，卻輔選過很多泛藍的各種候選人，堪稱催生泛藍公職人員的搖籃。另外，還持續出版〈國是評論〉月刊，同樣廣受重視；總算在黑暗時代中，能扮演燈塔的角色，大家都一直敬奉蔣將軍的「水幫哲學」，既不居功，也不居名。

當時很多大老，都被執政當局監聽，負責監聽他的，是他的部屬國安局局長宋心濂，這真是非常諷刺，但蔣將軍非常寬厚，從來沒有批評過宋心濂。

只是，當《新新聞》週刊，刊登蔣將軍資助新同盟會「二百萬」，有人立刻交代當時國民黨立院黨團，把原先補助蔣氏主持的「中華戰略學會

「的兩百萬預算，馬上刪除！其實《新新聞》是誤把一百萬登成兩百萬，結果有人對這麼點小錢，卻立刻打壓、馬上報復！誠不知「民主何在」？由此也可看出，他當時處境多艱困。

更讓很多人心寒的是，當時有關人士是特別透過軍系內部門爭蔣將軍，這種作風，等於一方面命令他的部屬監聽自己長官，二方面又命令他的另一批部屬刪除長官預算，今後在歷史都會受到公評。

一九九七年將軍過世之後，有關人士連表面功夫都不願做，既不送輓聯花籃，也不慰問家屬，更不參加公祭，足證嫉恨之深。即此一例，即可知他奮不顧身，需要多大犧牲！

今天回想起來，蔣緯國將軍的風骨，歷經風霜而不改志，並且真正愈冷而愈開花，恰恰如同他所提倡的梅花精神，更令人欽佩，在氣節蕩然的今天，更令人懷念他的凜然正氣！

(未完待續)

延年益壽十則

本刊資料室

一句箴言：天下沒有偷懶可得的健康。

二句話：對於以往不愉快的事及逆境，不發牢騷，不念舊惡。對未來的日子沒有奢望，但求平安幸福。

三句養：保養、營養、修養。

四忘：忘記年齡，忘記錢財，忘記子孫，忘記煩惱。

五福：有健康身體謂之福，有興趣讀書謂之福，有知己好友謂之福，有人惦念你謂之福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謂之福。

六喜：一喜退而不休，二喜兒女獨立，三喜無欲則剛，四喜問心無愧，五喜好友甚多，六喜心情不老。

七樂：知足常樂，閒中作樂，自得其樂，及時行樂，助人為樂，行善是樂，平安最樂。

八點：嘴巴甜一點，腦筋活一點，脾氣小一點，度量大一點，心情寬一點，做事多一點，說話輕一點，微笑多一點。

九常：齒常叩，津常咽，鼻常揉，眼常動，面常搓，足常磨，腹常旋，肢常伸，肛常提。

健康十則：少肉多菜，少鹽多醋，少糖多果，少食多嚼，少衣多浴，少言多做，少欲多施，少憂多眠，少車多行，少氣多笑。